

夏夜隨筆

潛致者

一、月之戀歌

是驚、是喜、是怨、是訴：

宜蘭的夜出奇的美，那是沒有一點雜質、沒有一絲偏心的夜。五年了我一直沒有跟她見面。是她說的：我要來。我從來沒想她會不來，乘著雲堆的馬車；她來了。擁有近窗的床的我佔盡了欣賞她的便宜。每當良夜坐起、她一定佈滿在我的床上，好像我是一個病人睡在滿是鮮花的床上，是的，在她的面前我確實是一個病人。靠著灰塵的指引我找到了她是從那裏來的；但我不知道她將往何處去。是停滯的嗎？像冷鋒一樣。不會的，即使你狠心說她會立刻死去；不會的，我一定要這樣子說。因為她帶我去過很遠的地方，因為她帶我去過很深的地方：蒙古、新疆；妳的夢，我的夢。

二、「童稚」的模擬

：阿進！幫我折一朵花！
：好、我折給妳！
：阿進！幫我撿一個貝殼吧！
：好、我撿給妳！
：阿進！摘一顆星星給我好嗎？
：好！我一定摘給妳！
：阿進！我們去玩水！
：好！我們一塊去！
：阿進！我們一起坐在水裏邊好不好？
：好啊！

三、盲

：阿進！我們來唱「本事」！
：好啊！我就唱！
記得當時年紀小、我愛談天、你愛笑。有一回並肩坐在桃樹下、風在林梢鳥在叫、我們不知怎樣睏著了，夢裏花兒落多少。

有一個小女孩、呆坐在那兒，一個人孤獨的。不知道她在想什麼！
喂！小妹妹、妳怎麼不跟其他的小朋友玩？
沒有回答、只是在搖頭。

喂！小妹妹、妳知道天上亮光亮光的是什麼東西？
又在搖頭。

那是月亮啊！小妹妹。

噢！月亮！

小妹妹、妳家住那裏？

還是搖頭，但這回添了淚水。

一會兒、她媽媽來了、牽著她的手、緩緩地走遠！我目送著她們。

※ ※ ※

在醫院門前經過時，有一對瞎子夫婦，男的走在前面，手裏拿著手杖；女的走在後面、雙手緊抓著男的腰。毫不退卻地走在路上，無視於人間的硝煙迷漫